



娃子你是谁？

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特别报道

“玉娃子”的团圆梦

兄妹失散80多年，100岁女红军仍盼与哥哥团聚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记者 杜江茜 李佳雨

巴中鼎山镇蝉池村，“玉娃子”王少连已经100岁了。

这个夏天，她住在小儿子家。眼前是青纱帐般的玉米地，云很低，风吹过，一片静谧。

她享受这样的安静。今年，她的身体似乎被按下“快进键”——初夏时，她还能拄着拐杖在农家小道上慢慢散步，立秋之后，就只能坐着轮椅出门了。

但她的精神依然健旺。面对来访者，她眯眼笑着，指指自己，再摆摆手，“不行咯，耳朵听不见了，眼睛也看不清了。”

王少连不到13岁就参加革命。她的眼睛，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头，见过动荡岁月里的身世沉浮，也见过全城百姓都要跟着红军走的壮烈。到如今，她被时光打磨成一位平静的老人。

“我哥哥叫壬娃子，我就叫玉娃子。”时间越是临近9月30日烈士纪念日，“哥哥”这个词就被王少连念叨得越多。于她而言，这一天不仅仅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，也是她心中属于哥哥的纪念日。他们兄妹已失散80多年，她仍期盼着，“会不会，其实他在哪里，也儿孙满堂了。”

烈士陵园 寻找哥哥

王少连的大儿子张必良觉得，母亲对舅舅的念叨从今年4月就开始了。

“我们去了趟园子，去找舅舅王少福的名字，其实这就是个念想。”张必良提及的园子，是位于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，那里长眠着25048名烈士，是国内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。

从家里出发，接近两个小时的车程，老人一言不发。这是近一年多来，她离家最远的一次。

年少时，王少连曾奔跑在巴中各座山的褶皱之间。那时，她年纪小，在红军队伍里当勤务兵，看犯人、守物资，队伍枪支不够，就给她发了一把马刀。

“红军爱护穷人，顾着我们这些，所以就投红军。”那是“玉娃子”第一次对“革命”有了认知。她的妈妈、哥哥也加入了红军，兄妹俩还一起跟着红军学认字。身边的亲戚、邻居、伙伴，也都进了红军队伍。毕竟，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，巴中每10个人中，就有1人加入红军。

随时都要打仗，随时都在转移。到现在，“玉娃子”已经说不清，全家是在哪一次战斗中走散的，她只记得，队伍说走就走，挤挤挨挨的人群在小路上推攘着前进，转个身，就找不到妈妈和哥哥了。那一年，她不到15岁。

如今，坐在轮椅上，100岁的“玉娃子”被儿子推进烈士陵园。

远山青黛，天地无声，老人想再去看看那面英烈墙。

“我们一个个名字看过，看壬娃子也没得，看王少福也没得。”其实，张必良早已知道结果。曾经，他们走遍了巴中的各个纪念馆和陵园，找遍名单，都没见到舅舅的名字。



2021年4月，王少连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。 李佳雨 摄

彭香是烈士陵园的讲解员，每一次路过英烈墙，她都会被访问到这些名字的来历。她一次次讲述着，“娃子”“女子”，这是川北地区对孩子的叫法，“没人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，何时参军，何时牺牲。他们在硝烟中长大，成为红军长征的生力军。”

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，类似的，在

是‘啥滴哦’。”

他们听外婆说过长征，鞋底磨破了，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，于是脚上先长出水泡，又长血泡，最后全部磨破。在张家兄弟的记忆中，这些都是外婆最骄傲的经历。前年，他们专门去了一趟达维，在外婆走过的路上驻足良久，“她是真正的军人。”

王少连一直遗憾，自己和母亲共同生活的岁月太过短暂，母女相认10多年后，许发英安详离世。“心里哪个不痛？见娘，痛心肠。”直到现在，她想到母亲都会哭，“你看隔了多少年，她31岁投红军，65岁我们才见面，她再也没见过她的大儿子了。”

“娃子”在哪 已无回音

红色基因延续着红色血脉。对于张家人而言，绿色军营已经是他们家延续三代的梦想。从小听着母亲和外婆的故事，在张必良这一代，兄弟四人都曾入伍从军，到了孙辈，从军校到军营，这样的传承还在继续。

在整个巴中，12万人参加红军，4万余人牺牲。“一座小城里，几乎家家有红军，户户有烈士。”让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馆长薛元勋感叹的，除了革命精神的传承，还有和平年代的团聚。

这些年，不断有人来寻找亲人。陵园管理局梳理现有资料，整理出未找到家人的、有明确籍贯的非四川籍烈士222人。目前，已帮助近40位烈士后人寻亲成功。

作为陵园的解说员，彭香从那些寻找中，常常看到的是一个家族延续几代人的坚持。这些烈士离家时，大多还是“娃子”。烈士王德元，牺牲时才25岁，他跟着红军离家后，再无音讯，他的哥哥将自己的孩子过继到他的名下，他的孙子专门从广东来到四川工作，为的就是找到爷爷牺牲的地方。

终于，2020年重阳节，革命烈士王德元从未谋面的儿孙来到陵园，这是一次迟到了86年的祭拜，彭香全程陪同。“他们带走了这里的一捧土，说是要带爷爷回家。”

还有烈士吴展，牺牲时年仅34岁，他的小儿子从未见过父亲，在经过80年的寻找后，已是耄耋老人的小儿子跪在墓前，终于叫出了生平第一声“爸爸”。

“玉娃子”也想要这样的团圆，但事实，张家人并没有刻意去提醒她。

他们早已获知了“壬娃子”王少福的信息。长征途中，爬雪山前，有人看见“壬娃子”昏迷在草地上，一直在“打摆子”。“要我说，肯定是莫得活了的。”张必良已经不知道母亲是真的遗忘了，还是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但他们觉得不管是哪种，只要母亲开心就好。

四川巴中，农家小院。这是烈士纪念日前的一个普通黄昏，百岁老红军王少连坐在院子里，摇着蒲扇，看着大儿子，乐呵呵问道：“我都100岁了，你好多岁了哦？”

“76岁了，我都76岁了。”

“哎呀，儿呀，你都有76岁了呀。”

……

——谁说这样的瞬间，不是“玉娃子”的团圆呢。

▲ 100岁的女红军、“玉娃子”王少连。
李佳雨 摄

▲ 王少连与大儿子张必良话家常。
李佳雨 摄

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镌刻着13.8万英烈的纪念墙上，叫“娃子”这类名字的烈士约占5%，近7000人。

依靠乳名 母女团圆

对于王少连而言，“玉娃子”不仅仅是乳名，还给她带来过团圆的奇迹。

1964年，公社领导拿着一张印有寻亲信的报纸告诉她，她的母亲找过来了。

“玉娃子”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。在战乱中和家人走散后，她靠着给人放牛、打零工回到家乡，然后长大、结婚、生子，漫长时间里，她曾反复回忆和母亲、哥哥相处的时光，也接受了他们或已牺牲的现实。

但怀着最细微的期待，她还是回了一封信，就一个问题：“我的小名叫什么？”

一个月后，她收到回信，仅仅三个字：“玉娃子”。但这三个字足够让她确认，失散31年后，母亲终于要回家了。

张必良保留着外婆的照片，她有着和“玉娃子”一样柔和的轮廓，她叫许发英，曾任工农红军七十三团内务长。在和家人走散后，她继续跟着红军，一路走到四川达维。她拥有和外表完全不同的坚韧，在战争中，她被敌人砍中头滚下了悬崖，苏醒后无法动弹，靠着吃身边野草，撑到被村民救下。她的头上，留下了两道指宽的伤痕。

“后来，外婆在彭县（今彭州）的红军疗养院治疗，她一直想要找到自己的家人。”王少连的小儿子张必志还记得，外婆个性爽直，“她搞不来弯弯绕绕，习惯用带腔调的口音表达反对，口头禅就